

教育叢書

唐現之譯

歐洲新學校

一九三一年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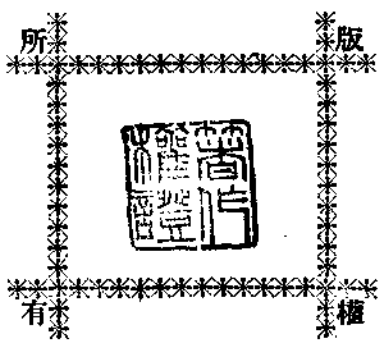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發行

歐洲新學校(全一冊)

定價銀七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譯者 唐現之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石家莊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溫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遼寧 吉林 長春 哈爾濱 香港 新加坡

（六〇四〇）

譯者贅言

本書譯自 Carleton Westburne 與 Myron Stearns 二人合著的 *New Schools in the old world*。直譯爲舊世界的新學校。其實這個譯名未嘗不可以用。只因在美國人看來只有歐洲才是舊世界。因此不得不照他們的意思譯爲歐洲的新學校。何況本書所記的新學校只限於歐洲咧。

本書除結論外，凡十二章，每章記一個學校。文體是參觀記。把他們幾人在歐洲各國所參觀而可以作代表的學校，用簡單的筆墨將各該校的特色不蔓不支地表現出來。看來是短短地幾篇記事文，却能够將各校的實施在教育原理上的意義，明確地，深切地表現出來。這一種的寫法，非對於教育原理有深切的見解，對於教育實施有豐富的經驗的人不容易做到。閱者幸勿輕意地讀過。

本書十二章，每章固有每章的特色，可是愈到尾後愈好。十一和十二兩章所記的兩校，其設施，其理想，真是神乎其技，比我們所夢想的學校還要令我們滿意。假如這不是參觀記，或許讀者要以爲是著者杜撰的烏托邦。總之這十二篇參觀記都值得有心

於教育的人們一讀，不過是愈到末尾的幾章愈好，如果讀者工夫太忙無暇把這冊書讀完，至少限度也請把最後幾張流覽流覽。

我國的教育至今尙脫不了「東施效顰」的窠臼，始而日本，既而美國，那知現在他們已經有許多教育家早已詛咒他們的教育之不對了，他們已經在大聲疾呼地要打倒現行的教育了。美國近幾年來頗努力於教育改造的運動，且有不少的實驗，其實驗的結果，也確實可觀。然而你看他們是何等的不自滿足，我們只要隨便地一翻閱本書，便可以見到著者是何等地不滿其本國——美國——的教育實施。他們在本書內所責備美國教育的地方，我們都可以用來作責備我國教育之用，他們那種勇於自責的勇氣，真令人佩服。請看下列一段，漢堡的教員對他們所說的一番話，便可以知道：

「我以為那是美國與德國不同之點。在你們那兒，美國，你們以為各事各物都已安排好了，你們以為那永遠不變的情況，教育你們的兒童，你們希望你們的資本主義的，工業主義的社會繼續着不變，因此你們為要使你們的兒童們在這固定的社會秩序中有效地生活着，乃為他們作一種合於科學的預備，在我們這兒，德國，便不相同我

們不知道「將來」對於我們是怎樣，我們所要學的，只是深切的觀察，我們認為最精要的事體，便是各人的個性的自由，每個人的靈魂之自然的開展和擴張。

譯者譯本書，並不是說，我們不應當效法日美，而當效法歐洲，這又是錯了。教育是一種單方，是要因地因時而致宜的，借鏡則可以，效法則不必。何況歐洲的學制其腐敗更有勝於日美的呢。本書所述的各校都是反對現行學制的，他們都是教育上的革命先鋒，所不同的，是有的很澈底，有不甚澈底，而其反抗現行學制則一也。第十章述漢堡某教師的話，說，「不！我們這種辦法，不是對於學制的小小改革，乃是革命。」我們要知道，今日各國通行的學制，不論東西，都日見其不適宜了，要求打破的聲浪已經普遍到全世界了，返觀我們尚有不少的人利用現行學制作升官發財的捷徑，尚有許多學匪利用現行學制榨取青年的金錢，麻醉青年的靈魂。

譯者並不是說這十二個學校的辦法都是對的，或許他們完全不對的，然而他們有一種精神確實使得我們佩服，那種精神，便是不甘於目前的教育設施，而要自闢蹊徑，他們的確是教育界的先進的，確是黑暗中的曙光，他們或許不及將來天明後的中

天結日。

現行學制，把個性埋沒了，把才能摧殘了，然而這些學校都很注重個性和才能的，現在我們也用不着多行，只看巴古里如何教育他的殘廢的兒童，便可以了。「巴古里已經得着探尋每個兒童的蓄能和誘之而出的秘訣了，不論這種蓄能是音樂，是幹才，抑是手藝，他都給他找一條出路，他可以使殘缺的身體表現出優美的精神。」「巴古里對於兒童們那種深切的信心，是於他的成功頗有關係的，他覺得大多數的兒童是有好幾種才能的，而每一個兒童，那怕是一個殘缺者，至少也有一些，所以他的問題是發現和發展這些特殊的才能，他藉他的生活的設計教學法，以考察兒童之所長……」——真的，他的殘廢的兒童們，在旁人看來是毫無用處的，然而一到了他的指導之下，便通通成了專門家了。

適應個性，發展才畢，我們已經聽得不少了，總以為是沒看多大的意義，以為是教育家們造出來欺騙後生小子的，再不然，也只以為是對聰明的兒童教快點，對不大聰明的兒童教慢點，對有能力的兒童教多點，對不大有能力的兒童教少點，這樣便算能

事殊不知學校的教材和方法果真能因材施教，不特使人各盡所長，使社會多得有用的分子，實在，且能够堅定各人的信心，鼓舞各人的向上心，給與各人的人生興趣，培植各人的正當人生觀。

山德生的公學有位教員說：「我們從沒有讓一個學生失敗，如果他對於學習古典學科不大適合的時候，便讓他多學點近代語和科學。如果他對於這門功課不大跟得上，便叫他另試一門。剛才我這裏有一個學生，他幾乎什麼東西都幹不來，他沒有自信力，可是我們發現了他有工匠的才幹。於是乎，我們叫他去造外面那座小工廠。我們叫幾個工人受他領導，他便挽起袖子同他們幹起來。他做這件事體非常的有興趣，居然在聖誕節的一天，他都不休息，在成功那天，他做到晚間十一點鐘。成功之後，他又是在裏面開工的第一人。自做這些工作之後，他有了自信力，並且得到了同學們的信心。」我們對於我們的學生，第一是找出他的才能之所在，其次發展他。我們並不把同一的教育給我們所有的學生，我們盡力去發現他們各個的才能，而使他充分地發展。」

一個殘廢的人，殘廢到沒有兩手，總算是殘廢得可以了。在我們看來這種人簡直是廢物，叫他早早地死了還乾淨些，免得在世界上受苦，那裏還認他有什麼才能，那裏還設法去發展他。然而真正的教育家便不同，他不特要使自分無用而流入悲觀的殘廢兒童，認識了他的才能，發展了他的才能，並且使他覺得人生的樂趣。這，我也不用旁徵博引，請看無手的佛蘭錫克自述，便明白了。

「我不只一次，乃是時常地這樣想道：爲什麼上帝忘却了我？他是不是因爲缺少泥來做我一雙細小的手呢？如果他把我做完全，爲什麼他要將生命付給我？」

「我一起起我的前程，我便覺得可怕，唉，何等地可怕呀！我心中十分地覺得憂鬱，唉，何等地憂鬱啊！我坐在大路的旁邊，一個僅僅十歲的哲學家，乞討着，打我身邊走過的人們，看見我敏捷地用腳拾起他們所擲下的錢，無不嘆爲新奇，唉，一個人終歸是能够學的呀，這樣地在塵埃中坐了又坐，終不免於乞食……」

「可是我坐在路旁，乞討着，想着：你將每天都會這樣地坐着，一小時一小時地度着，你那更慘的生活，因爲你不能做工，呵！這是何等的可怕呀！」

「我不要這樣，不要，永遠地不要……」

「我請求『他』因爲『他』管理着自然律，保佑我的腳，因爲我的先生和我要叫他做工呢。」

「工作，你這美好的工作，你這使我忘了痛苦的工作，我感謝你！」

其次我們且談師生的關係，中國人一向是尊師重道的，最初想係因爲有道而被人尊之爲師，後來便沒有什麼「道」也擺起師的架子，說什麼師嚴而道尊，在五卅以前這師的假面具沒有給學生抓破，所以學生都怕先生，雖然有不怕的也是例外。五四以後，便變爲先生怕學生的時代了，其實這兩種的怕都不對的，人根本便用不着怕，有怕的社會不是健全的社會，有怕的學校不是良好的學校，我們理想中的學校，應當有「一個自動的兒童社會在這裏面，學生們和教員們是同等的，教員不是高高在上的，乃是其中的分子，他是他們的朋友，是他們的顧問。」

「教師是一個活動的教唆者，是一個興趣的刺激者，是一個兒童自願從事的工作的幫助者，而決不是一個普通的教書匠。」

再請看歐危爾說：「我們當教員的，其所以能和學生們做朋友者，唯一的方法，便是不不要擺起那發號司令的架子，一經做了他們的朋友，便能够把我們最好的給他們。我們知道要給學生們以自由是要有決心的，要能忍耐的……」

現在我也不多說了，好在這本書已經到了讀者手上，在兩三小時內本書的內容便全給讀者通通知道的，不過我在此尚有一句話已如骨瓦在喉，不得不說，說了又恐怕得罪大人先生們，然而不說，終歸放心不下，所要說的是什麼呢？便是令人皆思不得其解的大規模學校的運動，也即是不分皂白的學校合並政策，這種政策有什麼好處呢？是不是美國的學校學生多，我國的學校學生少，不得不合並以勉強地效顰呢？我們知道美國的大規模的學校學風是不大好的，要想他們比得本書所記得各學校的情形到，那是萬萬不能的，為什麼不能呢？那便是這些學校的學生都是比較地少的，有的人必定說，大規模的學校可以多設選科適應個性，在我們看來這簡直是欺人之談，大家都知道，中國學校之辦選科與其說是適應學生，不如說是位置教員，至於對於學生，在大規模的學校裏，教員連學生的姓名都不知道，如何知道他的個性，有人說可以節

省經費，這又是欺人之談，其實是在各校的校長之上添一個太上校長，這一筆錢，無論如何是多花出來的，如果講節省經費，像巴古里的學校才真正地節省經費咧。

這贅言未免贅得太多了，不過尚有幾句要向讀者道歉的話，須得說一說：這本書不是一本什麼名著，只用譯者看到有趣，並且覺得有供諸同好的必要，便於每晚花一二小時，與同房的朋友們一邊談笑，一邊翻譯，如此弄了四十天左右，便把牠譯完了，這樣譯出來的東西，當然不敢希望牠有什麼功，但求牠無過，已是十分地心滿意足了，然而譯者殊不敢說沒有錯處，仁人君子，如果發現了有不妥的地方，請不吝指教，但千萬不要謾罵，因為我不是什麼大人先生，仁人君子們罵了我，可以使你們身價十倍，聞名四海的。

譯者識

著者自敘——致爲父母者

這本書所記述的是散在歐洲各國的十二個先進的學校，偶然略微一看，似乎是很簡單的——僅僅是幾個海外的先進的學校所從事的事業的一個速寫。可是如果你以關懷着你的孩子們的教育的心來讀此書的每一章，你將覺得牠所敘述的是重要的了。如果每當你發覺這些學校發展其兒童們的良好性格的方法的時候，你一定要注意其所用之方法與你的孩子現在所在的學校的方法之不同之處，你便會感覺到本書所給與你的不少，而且你每次所發覺的不同之點——即是歐洲進步的學校和美國正統的教育之不同之點——無論在方法上在結果上，都是很大的。

教育世界的新時代已經發出了曙光了，各個兒童自主獨立的時代就會到來了。這些站在高處的學校，是最早地瞥見這新時代的曙光的，這些先進的學校當中的幾個雖然已經接受了這最早的曙光的異彩，可是其他的幾個尙沒十分地清醒。可是在下面，大多數學校所在的谷中，却仍然爲茫茫的長夜所管領着，並且這長夜尙不是安眠的長夜，乃是一場糊塗的長夜。在這兒，有良心的人們因爲暗中摸索，對於兒童不免

虐待。在這兒，因為黑暗，不知道兒童個性之差別，而只有一律的看待。

所注入他們的是一些乾枯的事實，沒有能力去分別他們的興趣與慾望，也沒有能力去分別他的心思與性情，其結果便是一羣一羣地由這一學級驅到那一學級，並不把他們養成爲更好的人類，反強迫他們如鸚鵡式地學習，爲要多多地給與他們以心的練習的緣故，以致忽略了他們的才能。所謂心的練習通常都是乏味的，有時是無用的，有時甚且是有害的。有時候，他們畢業出校，反不及如果他們完全不入學校，那樣地自信和快樂，能够獨立思想，能够應付生活問題。

我們要了解這種情形，在有的人看來已走上厄運的情形，我們須得要追遡過去的歷史才可以。

當美國尚有許多地方未完全開闢的時候，正式的教育是不甚重要的。知識是由森林田野中來的，是由日常需要和工作中來的，是父母兄姐朋友中得來的。學校於家庭 and 戶外所受的教育之外，只須補以讀寫算之訓練和極少的普通而精要的知識，便可以爲日後在任何複雜的社會中謀得良好的生活之用。至於爲那些想將來從事專

門職業的人，雖然是在殖民時代，也有「高等學府——阿卡登彌和專門學校——」之崛起以應他們的需要。他們注重從政的，法律的，醫藥的古典知識，并且稍微涉及我們所謂「文藝的教育」或文藝。自此以後，我們的國家已漸漸地發展起來了，各城市如春茵般的澎漲，我們已進到一個科學的發展的時代，已進到一個輪船、火車、電話、電報、無線電、摩托車、飛行機的機械的時代了。在這些的上面，我們建築了一個繁複的上層的產業，一些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需要。我們今日的學校便從這樣的社會生長出來的。

同時我們實行普及教育的實驗，以應這新的無限的繁複的社會中未來的分子的需要。學校的人數加多，至少似乎變為一天重要過一天。學校的時間加多，課程也一點一滴地變更以滿足這新經濟的要求。

可是我們要知道：美國早年時代的各學校，與現在的學制比起來，不過是一種補助品。牠們所供給的，乃是於校外所得的生活知識和才能之外的學問。至於目前的美國各學校其範圍的廣大，遠非我們的先人所夢想得到。牠們是給兒童們作生活的預

備的。

美國的公立各學校在過去的半世紀當中是經過大大的變更的，而牠們所給與兒童們的教育的需要也有所變更，甚至其變更比學校的變更還要快。在從前的時候，舉凡獨創、自立、負責、品行、工作的能力、合作的性情，大部分都是在校外養成的。小小的紅屋學校，所供給的是讀寫算的知識，和一點兒自制的訓練。現在我們希望學校應當要負起培養品行和獨立思考的能力的責任，那知牠們尚保守着相沿下來的老辦法，在教室裏供給些不能達到這種目的的教材，這不能不叫人痛心而失望的了。

我們爲要得到新的啟示的緣故，爲要得到解決近代學校所遭遇的重大問題的幫助的緣故，如要如何藉算術地理等學科以培養普通知識，創造才能，自助獨立，同情了解等德性的緣故，非借鑒於歐洲先進的教育者所辦的新學校和新方法不可了。

教育是國家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普天下之的人性是有不少相同之點的。比方說：蒙台梭利在意大利發明了各種讓兒童們自己教自己的方法，我們當學到牠，並且用之於我們學校內，以造福於我們的兒童。德可樂里在比利時，比蒙台梭利更進一

步創造了些新的教具，和更能自由活動以適應各個兒童的教法，我們當然要知道牠，要利用牠。蒙台梭利的方法，已由新英倫達到了加利佛尼亞，他的大名業已家喻戶曉了。可是關於德可樂里的方法，我們所知道的便未免太少了。伯德里斯的事業給男女同學以一個新的估價，這也是我們所應當知道的。米斯馬肯德在倫敦貧民區之驚人的事業，使我們知道在我們的設計教法之外尚有儘量擴充的餘地，凡此等等都是我們所需要的。

本報告所記載的事實，不是學校的普通的設施，凡是要求着光明的人們，看清了他們周圍的黑暗的人們，最好是把他們的眼光轉到這些已有曙光的學校上來。

我因為要研究爲我們所熟知的美國實驗工作之外的各校的實驗情形；要考察這些學校的教員們所見到的教育的新時代；要觀察已沾這光輝的福澤的兒童們；於是我和我的妻及兩位同事，離開學校，到歐洲去參觀各實驗學校。

在那兒，我們發現極有興趣的事體。歐洲的人士因為飽經事故和大戰所引起的極大的變動，對於培養出現代成人的教育之不滿，更甚於我們美國人。

歐洲有各種的教育實驗，但很少的是嚴格的科學的實驗，其中有許多是以全力去謀各個兒童的充分的發展的。

這本書不是專門學術的著作，也不是一個科學的研究的記載，也不是要批評所記述的各種實驗。我們在各校停留的時間都很短，既無時間又無辦法做一個精密的研究，也沒有打算再做個完滿無缺的記載，因為我們所要的不是科學的研究的材料，或詳細無遺的記載，乃是可以作解決我們某種問題的借鑑，和足以引起我們的新思想新努力的刺激，對於各處的情形想要多多地知道一點的讀者，請讀下列各種有趣有價值的書：

Bedales, by J. H. Badly

Individual Work in Infant School, by Miss Jessie Mackinder.

The Decroly Method, by A. Hanraide

The Dalton Laboratory Plan, by Evelyn Deney.

Sunderson of Ounple, by H. G. Wells.